

新星·鲁迅书系

孙伏园 孙福熙 著

孙氏兄弟谈鲁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孫氏兄弟談魯迅

孙伏园 孙福熙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氏兄弟谈鲁迅 / 章征天, 张能耿, 裘士雄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148 - 991 - 8

I. 孙... II. ①章... ②张... ③裘... III. 鲁迅 (1881 ~ 1936) —纪念文集 IV. K8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593 号

孙氏兄弟谈鲁迅

孙伏园 孙福熙 / 著

章征天 张能耿 裘士雄 / 编

责任编辑: 罗 晨

责任印制: 韦 规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编: 100005

电 话: 010 - 65270477

传 真: 010 - 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 - 65512133

E - 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 com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华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孙氏兄弟”，是指我国现代作家中的孙伏园和孙福熙。他们是鲁迅的同乡，也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他们同前期的鲁迅关系十分密切，所谈关于鲁迅的材料也就特别宝贵而值得传世。

孙伏园，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松年等。一八九四年生于绍兴，家住城内鱼化桥河沿，小时就读于绍兴昌安门外的袍渚敬敷小学。辛亥革命前夕，进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当时的校长便是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鲁迅。一九一三年，孙伏园转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读书。该校由绍兴府中学堂改名而来，其时鲁迅二弟周作人正在五中任教。一九一八年，孙伏园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改为正科生，一九二〇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兼课，于是，孙伏园又听到了鲁迅的日文讲课，鲁迅再次成为他的老师。

孙伏园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先是与孙福熙一起在该校参加“新潮社”，任干事部干事兼编辑部编辑。一九一九年又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一九二〇年兼任北京《晨报》编辑。一九二一年孙伏园在北大毕业后即主编北京《晨报副刊》。鲁迅刊登在《晨报副刊》上的一系列文章，就是经他的手发表的，《阿Q正传》就是其中的一篇。一九二四年孙伏园以记者身份陪同鲁迅去西安讲学。同年十月，孙伏园离开《晨报》，改任《京报副刊》编辑，在鲁迅的支持下，又

发起创办了《语丝》周刊。鲁迅是《京报副刊》和《语丝》周刊的经常撰稿者之一。由于鲁迅同孙伏园的关系，不但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且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所以两人见面时，鲁迅还常与孙伏园谈起自己一些文章的写作意图，使孙伏园成为了其前期作品的重要知情人。一九二六年下半年，鲁迅离京去福建厦门大学任教，孙伏园也随鲁迅去了厦大，任国学研究所编辑部干事。北伐战争爆发后，鲁迅应聘去广州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孙伏园也相随到中山大学，任史学系主任，并与鲁迅一起筹建北新书屋。之后鲁迅离广州到上海，过着专业作家的生活。孙伏园先于鲁迅离广州到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一九二八年初赴法国短期留学，一九二九年回国后，长期在河北定县工作，致力于平民教育，此后同鲁迅的关系才渐渐疏远起来。解放后，孙伏园曾任中央文化部国家版本图书馆馆长，直至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去世。

孙福熙，是孙伏园的胞弟，字春苔，鲁迅日记中又写作春台。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三日生于绍兴，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和作家。早年毕业于绍兴师范学校，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法国留学。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之后曾在绍兴创办“子民美术学院”，聘请鲁迅表弟郢荔丞为中国画系主任。解放初，任上海中学校长，一九五一年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辑。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在北京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了改正和平反。

孙福熙早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常得到鲁迅的指导，往来逐渐增多。因此，他静静地听过鲁迅讲自己的往事，也曾为鲁迅设计过《野草》及《小约翰》的初版封面画。孙福熙所著散文集《山野掇拾》、《大西洋之滨》则经鲁迅校正出版。

由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两人与鲁迅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回忆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本《孙氏兄弟谈鲁迅》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编就。书中搜集了目前所能找到的他们两人回忆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所有文章。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参考有关资料加了一些注释。在编排上，按文章内容次第排列。在观点上，当然只是孙氏兄弟的一家之言，而其宝贵之处也在于此。为帮助理解孙氏兄弟的文章，我们摘编了一份《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又编写了一份《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附在书后，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林辰、堵述初、周中一、纪维周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目 录

- 1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 5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
- 11 哭鲁迅先生
- 20 关于鲁迅
- 28 往事
- 33 惜别
- 37 追念鲁迅师
- 42 孙伏园忆鲁迅
- 45 孙伏园谈鲁迅
- 50 鲁迅先生和北京
- 53 谈谈“鲁迅故居”
- 60 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 63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 67 《晨报副镌》出刊启事
- 69 京副一周年
- 76 鲁迅先生在西安
- 79 长安道上
- 100 鲁迅和易俗社
- 106 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 113 怀念我的老师——鲁迅先生
- 116 鲁迅·艺术家
- 120 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 125 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

129	以无比努力纪念鲁迅先生
133	学习鲁迅先生
136	鲁迅先生怎样使语文纯洁而健康
139	《鲁迅先生二三事》序
141	林辰《鲁迅事迹考》序
144	关于鲁迅先生
148	鲁迅先生的小说
160	五四运动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171	《孔乙己》
174	谈《药》
181	《一件小事》
187	《头发的故事》
195	《风波》
216	《端午节》
221	《兔和猫》
228	《鸭的喜剧》
234	《白光》
246	我所见于“示众”者
251	关于《阿Q正传》
253	读《热风》
255	《腊叶》
260	《杨贵妃》
265	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入门书十二部

附录

- 279 鲁迅著作中有关孙氏兄弟的内容选录
284 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1]

孙伏园

鲁迅先生谈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京时说，“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束。”（《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先生诞生之年也是很容易记，一八八一到一九〇〇义和团起事正是虚称二十岁，到一九三六逝世是虚称五十六岁，到今年一九五一年是实算七十岁。

我们先计算一下创造我们今日这新世界和这新时代的革命大师们：

一八八一年，达尔文（1809—1882）已经七十二岁，次年便要去世。这时他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1859）后二十二年了。

一八八一年，马克思（1818—1883）六十三岁，恩格斯（1820—1895）六十一岁。再过两年，马克思去世了，鲁迅先生才两岁。恩格斯再过十四年去世，鲁迅先生正虚算十五岁。马恩两大师的《共产党宣言》这时已经是发表（1848）后三十三

年了。

一八八一年，列宁（1870—1924）才十一岁，斯大林（1879—）才两岁。

一八八一年，毛主席降生以前十二年，一八九三年毛主席才降生。

以上六位，达尔文的思想对于鲁迅先生的影响是很深厚的，尤其在少年和中年时期，在科学思想上和学术工作上。马、恩、列、斯四位，对于鲁迅先生中年和晚年，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给予了革命斗争的思想影响。最后是毛主席，虽然少鲁迅先生十二岁，但在鲁迅先生晚年的艰苦斗争中，始终乐观，始终不感孤寂，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计算一下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情势。

一八八一年，鸦片战争（1840）四十年以后，太平天国起义（1851）三十年以后，天京陷落（1864）十七年以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专制政府正十分反动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七年以前（1874）日本武力侵犯台湾，两年以前（1879）日本武力掠取琉球。一年以后（1882），法国武力侵犯越南；四年以后（1885），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十三年以后（1894），日本大举侵犯朝鲜、中国，中日开战，中国战败，专制腐败而又无能的满清政府不但放弃了台湾和辽东，还赔偿了兵费二百兆两。

鲁迅先生降生前后的中国和世界情势，充分教育了幼年和青年的鲁迅先生以高度的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去体认他。

再计算一下国内较先一辈的知识工作者：

一八八一年，林纾（1852—1924）二十九岁，严复（1853—1921）二十八岁。

一八八一年，康有为（1858—1927）二十三岁，梁启超（1873—1929）八岁。

一八八一年，章炳麟（1866—1936）十五岁，蔡元培（1867—1940）十四岁。

以上三组一共六人。第一组的林纾和严复，都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工作，初期曾给鲁迅先生一些影响，但无论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为鲁迅先生所不满，因而不久他就否定了他们的方向，认定了自己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组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但也做一些启蒙的文化运动，初期也多少给予鲁迅先生一点影响，不久便知道气味完全不同，又成为鲁迅先生斗争的对象之一了。

第三组的章炳麟和蔡元培，和上两组迥不相同：两者都是鲁迅先生的辛亥革命战斗师友。章在早年曾受鲁迅先生的尊敬，因为他是革命的学者。死后（1936）鲁迅先生并给以公平的论断：“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先生逝世前十天，十月九日所作。）至于蔡，后死先生四年，还给先生作治丧委员，有十分恳切的挽词，并给先生的全集作序文，虽长先生十四岁，而三十余年一贯尊敬先生。章、蔡两位同是先生的师友，同为中国革命前途而努力，但他们到底长先生十四五岁，不免“和时代隔绝”了。

鲁迅先生的思想水平和奋斗业绩，都比他们崇高伟大得多。

此外，再计算两位先生的前辈，一位是高尔基（1868—1936），一位是孙中山（1868—1925），在一八八一年都是十三岁。

孙中山有革命的热诚，也有革命的功绩，鲁迅先生和他对辛亥革命的方向是相同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正在寻求新方向，而十月革命爆发了。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把中国革命确定了新方向，不久便去世了。鲁迅先生却一直遵循着正当的方向在思想文化上奋斗下去。

“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曾经这样称许他。作为一个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和高尔基是相等的。因此一般人爱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_{高尔基}。但是鲁迅先生的处境较高尔基更为艰苦，鲁迅先生的坚强较高尔基更为可贵，因为鲁迅先生到底并不出身于工人阶级，而蒋介石王朝的反动残暴更有甚于沙皇政府。

回想七十年前诞降在黑夜里掌着明灯的先辈，我们在纪念中包含着欣慰，也应该包含着继续他的精神的决心的。

注释

[1] 本文于1951年10月15日发表于《文艺新地》第1卷第9期。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1]

——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

孙伏园

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2]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沫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中间夹着一节由我报告《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将来鲁迅先生的传记材料日渐完备，传记作品日渐增加，在纪念会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一项节目了。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筹备会交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许，也未经组织，所以报告时只能选择几件小事情谈一谈。

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家景很清寒，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处提到的。至于清寒的原因，鲁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学人似乎尚少讲到。我从绍兴的老辈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鲁迅先生

生前，因为他不大愿谈家事，我不好详细问他；而其他文字的记载，至今还没有见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当时的名进士，为翰林院编修^[3]，李莼客^[4]先生的《越缦堂日记》中常提到他。因为当时的苏州，有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苏州。据说某年的江苏乡试^[5]，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苏州的绅士某君^[6]，有一子一侄，都要在这一年赴考。他请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说，周老先生似乎答应了，据说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落在当时苏州府知府王可庄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连串的不幸：在苏州被捕，解送杭州，长期监禁，险遭杀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才被大赦，已经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杭州受苦难的时候，他的绍兴家庭中所波及的，就是出卖田产和房屋。杭州消息到：今年秋审，老太爷恐遭不测了，如能速汇银两，尚可在上下各处打点。于是绍兴家庭中的田产和房屋赶紧出卖一部分，赶紧往杭州汇款。这种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当时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绍兴东乡安桥头鲁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寿至今还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母亲。

鲁迅先生的父亲尚未出仕，少年时就在家中卧病。鲁迅先生作品中谈到医药的问题很多，对于庸医也最痛恨，因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时还要受庸医的欺骗和剥削，“成对的蟋蟀”，“经霜的芦笋”，这类怪药名不知播弄了鲁迅先生多少次，从典质所得的少许金钱，千方百计的去求得这种决不能治病的怪药，换得的

仍是鲁迅先生的父亲终于不救。鲁迅先生决定学医，与这个家庭情境亦有关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说鲁迅先生学医的原因，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三说：由于父病是一说；由于寻求放足方法是又一说（见许寿裳先生所编先生年谱）^[7]，据我所知道还有一说是由于牙痛。鲁迅先生十四五岁时患牙痛。告于家中长者，得到的答复是：“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默默的自己研究，这是一件甚么秘密。等到略见概梗，方知旧社会传统的“无知识”的可怕，而新医学之值得研究。这一说，鲁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谈过^[8]。

自绍兴到南京求学，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带八元钱，及在南京入陆师学堂等。至于何以选择南京的地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南京很有几位周氏的前辈，周椒生先生那时任南洋水师学堂提调就是一例^[9]。尝听鲁迅先生谈及南洋水师学堂提调还自己担任经学教授，督责学生背诵《左传》。记得鲁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还任海军官长，便是那时水师学堂的学生^[10]。

在日本求学时代，我只提三位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和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蒋观云^[11]先生（智由）。他的年辈比鲁迅先生略长，过从颇多，常到鲁迅先生宿舍中发种种议论。一天观云先生说：人类可分长头种和圆头种两种，最近买到一顶西式帽子，戴着总不合适，觉得他们长头种的帽子，我们圆头种戴着是不会合适的。这一通议论发完以后，少年们非常着急，相与担忧，说：“观云也许要回国做官去了，红缨帽是圆头种的帽

子，戴着不是一定合适吗？”这可以见到当时少年革命队伍中防范的严密，一言一动都极留意。不过观云先生后来一直没有做官，他的议论扩而大之，至多也不过像今日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民国以后，观云先生的哲嗣伯器^[12]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军，观云先生年事渐高，更没有出任公务的意思，遂以诗酒终其身。

一位是许季萑先生（寿裳）。许先生的年辈与鲁迅先生相等，所学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处也在一起。《或外小说集》印成的时候，许先生帮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聘俄国虚无党人^[13]习俄文，聘印度人学梵文，许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许先生并代鲁迅先生将《或外小说集》运回上海，托某绸缎铺寄售，不幸某绸缎铺遭了火灾，多余的《或外小说集》都损失了。许先生的家况较好，鲁迅先生常说，许先生在求学时代，已经穿鼻烟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时代的同学还时时见面，情谊之厚不减当年，思想行动与少年时代无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许季萑先生一人。

还有一位是陈公侠^[14]先生（仪）。陈先生与鲁迅先生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先生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